

文殊師利言：善男子！菩薩為悲諸眾生故修行菩提，為於法故、
為脫一切眾生苦故、為斷不實諸煩惱故、忍自苦故、無所為故，
修行菩提不惜身命。

集一切福德三昧經

懸於一線 提舍



社會危機，層出不窮，時急時緩，時重時輕，時隱時顯。可以悄悄的來，悄悄的去；可以狂風掃落葉，帶來大災害。不管如何，能夠早點察覺，提出警訊，加以防備，對減輕傷害，有莫大幫助。

早前颶風襲港，大批樹木倒塌，一個月時間內尚未完全清理好，可見清潔工人平時工作已達極點，無力應付突發及大量的工作。颱風第二天交通大混亂，可見平時社會的良好秩序，抵受不了突變。

地鐵因訊號故障，交通幾陷於癱瘓，整個交通系統，過度倚賴某一種交通工具，沒有讓其他交通工具發揮其功能，甚至生存亦有困難。

社會上，極大部份人的收入剛好應付支出，沒有多餘錢剩下來，甚至入不敷支。如果收入停頓？將陷入即時的困境。

香港很多店舖及企業，必需每天營業、經營，才能應付龐大的租金及薪金支出。如果遇上颱風、停電等障礙，被迫停工，定叫苦連天。收入可能因天時或人為等因素暫停，可是支出卻不管好天下雨，均需支付，不能稍緩，且不時伺機增長，令人吃不消。

假使整個社會停頓下來，一天、數天、一星期、或一個月，會變成怎麼樣？世界大亂？或是有一部份人抵受不住突變而崩潰？太多事物懸於一線，亦即危機迫近。沒有太多人理會這些，各人只管努力賺錢，認為這樣便可把危機拋於後，沒想到社會息息相關，互相影響。

香港的小店舖，小企業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境，很多在虧損度日，有些數十年乃至百年的小企業，亦逃不過倒閉的命運，更多的小企業懸於一線，找不到解決困境的方法，只有無助地等待幸運到來。大企業生意非常好，員工應接不暇，極度勞累。可是，當某些變化到來亦陷困境，懸於一線。香港是一個商業社會，如果大小企業生存有困難，情況大大不妙。

據調查，香港擁有自住物業外，還擁有千萬以上的富翁大概有五萬人，這五萬的天之驕子，亦不是無憂的，試看市面上一個數百呎單位，往往叫價千萬，如此怪現象，顯示了社會貧富懸殊的嚴重。至於既得利益者及真正富豪是否無憂呢？亦不見得，他們雖然生活無憂，可是社會變化太大，競爭激烈，他們不能眼白白看著自己辛苦建立的基業縮減，甚至被取代，唯有費盡努力撐持下去，撐持期間，他們同樣面對其他企業的困境，同樣懸於一線。

整個社會在懸於一線的壓力下度日，各人祈求無風無浪，社會安定，經濟不斷增長，雖然感到危機四伏，可是已無暇細想，亦不願去面對，只有寄望於好運。

在佛教的角度，種善因得善果，面對困難，面對危機，更要多行善業，才能趨吉避凶，不但要主動支持各種善行，還要做一個良心企業，或良心職員。除本身事業關顧外，尚要多點關心社會，多出一分力。

從佛教角度看求財 寂慧

不少信佛人士熱衷於求財，希望發達。但財如何而來，如何求？必需瞭解，才能求得到，且不會因財失義，但望財來自有方。

財富的取得，可從佛教的因緣觀去分析。財富的主因，來自先世或今生的布施行為，這好比植物的種子，若沒有種子，不管如何努力，作什麼手段，皆無法得到，因此，不論何時何地，皆應進行布施，能力足，便作大布施；能力不足，便作小布施；若沒有能力，可隨喜他人布施，勸導布施，隨喜他人布施，功德等同自己布施。因此，不要說沒有能力去布施。

那麼，有布施的主因，是否便能坐等財富的到來呢？也不是，除了主因外，還須其他因緣去助成。這好比有種子後，必需有陽光、空氣、水份等去助成，才能生長一棵植物，如果沒有助緣，同樣不能開花結果。亦即是說，除了布施的主因外，還須努力工作的助緣，才能得到財富，這是正當的助緣。若買六合彩求財，這是不太正當的助緣，但仍是求財的一種途徑，只是渺茫了一點。努力工作求財，除了提取從前布施的因外，亦為未來種下因；而買六合彩只單是提取前因，沒有為未來種下因，且助長僥倖、不勞而獲、自滿等不良心態，有嚴重的副作用。

那麼，除了布施主因、努力工作外，便能得到財富嗎？非也，尚需其他因緣，這如種下種子，每天辛勤灑水外，還需陽光的照射，泥土的肥沃，才能使植物生長。這好比有好的天時、地利、人和等環境，才可引發財富的到來。如農民耕種求財，但其國土地貧瘠、或是政府忽視不扶助、或是中間商剝削等客觀原因，亦使財富難以求得。但只要努力，夠聰明，審時度勢，還是可求得財富，即使不能求得大財，小財仍是一定有的。

有些人不法求財，實是多此一舉，因為有得財富之因，不論那一種方法，財來自有方。不法求財，雖然得到財富，但不法的因緣，亦會為自己帶來禍患，例如坐牢，或心中有愧不安。因此，君子求財，取之有道，是千古不移的。自古以來，為了求財而產生的禍患，既大且罄竹難書，能不慎乎！

總結來說，求財要布施，這是主因。還要努力工作，這是助緣，工作會利益他人，亦是另一種布施，能為將來的求財種下善因。再而審時度勢，留意天時地利人和的助緣。這樣的正當求財，自會穩當、長久。亦是一種淨財。

財富得到後，如何適當增長，如何運用，也是一件費心的事情，亦是另一個課題。

社會中，有不少弱勢社羣，被欺凌、被疏忽。這些社羣，由於是少數族裔，或是能力低、貧窮等，被邊緣化而成弱勢社羣。社會中，有不少善心人士紛紛為這些弱勢社羣發聲，爭取權益，成立組織等，希望這些社羣不至於無助。

可是社會中有一族羣，既非少數，亦非能力低，也非貧窮，卻偏偏淪為弱勢社羣。說人數，這族羣接近百萬，可謂大軍一族；說能力，這族羣標榜智慧，可謂具足能力；說貧窮，這族羣的捐款頗驚人，甚至富甲一方。原來這族羣就是佛教信徒，雖人多勢眾，可是凡事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拿世間法來說，這族羣在政治上很弱，不但沒有議會代表，連區議員的代表也沒有，亦沒有社會喉舌。可以說是沈默的大多數，如此狀況，如何大規模度生，只能在社會中聊作些象徵式善行，卻沾沾自喜。此外，在社會事務，教育，幼兒，醫療等事務上，所作不多，甚至近乎零。在出世間法來說，佛教的資訊、教義、教育、服務等亦是聊聊可數，且不具規模，缺乏完善的組織。可以說，不管世間法或出世間法，如要尋求協助，可說無門。

或說佛教亦有大的組織，小的組織更不少，應有所承擔吧。但綜觀大的組織，做了多少？奉獻了多少？小組織由於先天

性的弱勢，不能呵責，也不可以期望。不論大組織或小組織，他們皆自視為弱勢社羣，處處求助，希望別人接濟或伸出援手，尤其在財務方面。不管是優勢還是劣勢，均以弱勢自居。如此狀況，如何不能淪為弱勢社羣。

這弱勢社羣中，更有弱勢中的弱勢小組織，他們一般是純淨發心，欲為佛教作一些事，他們較偏重於文化、教義等的弘揚，無奈曲高和寡，且財力及人手均不足，亦不善交際，恥於啟齒要求他人捐獻，艱苦經營，不少黯然消失，亦有一些苟延殘喘，靜待新人到來，重新振作。偶有一些營運不錯的組織稍有成績，可是在教內只見相形見拙，如果以廣大的社會比較，更是不成氣候。

佛教是一個很龐大的宗教，他能發揮的力量不僅只此。尤其他以度生、贖世為己任，更應以強勢社羣自居，多點付出。尤其佛教教義講組織、講社群、講方便、講圓融，更應是龐大的組織、強勢社群。怎會是單打獨鬥？怎會是「獨行俠」方式？這有違教義，且不合時宜。人是羣體的動物，其優勢是能聯合起來，發揮龐大無比的羣體力量。佛教界亦應朝著這個方式聯合起來，才符合其教義，大願，適應社會的需要。

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獨行俠 寂慧

二十世紀早期及中期，佛教界「獨行俠」之風盛行。何謂「獨行俠」？就是一些對佛教有偏好，自己亦有才華的僧俗之士，以個人的有限能力，單打獨鬥地宣揚佛教，他們未必不喜好群體活動，只是由於多種原因，被迫成為「獨行俠」，例如沒有志同道合之士跟隨；或是他們能力過高，看不起庸材；無暇亦沒有耐性去培訓其他人；或是他們個性孤僻，人際關係不佳；或是經濟惡劣，沒資源聘用其他人；或是不願依附於其他團體。別以為他們完全不懂與人交往，由於工作需要，他們也可露出親切和藹的一面，例如探訪監獄、送書往圖書館等有求於他人的工作，他們表現正常，笑容滿面。可是對其他信眾及共事者，總繃緊面孔，冷言冷語。

由於「獨行俠」之風有其工作制肘及沒有辦公地點，無法舉辦大型活動，限制了他們的活動，一般只能散件式、游擊式、即興式的工作，如果運氣好，可以持久地有效運作，否則一暴十寒，最普遍的工作如印經，只要找到印刷廠配合，便能長期簡單地運作；放生只要三數人乃至自己一人，亦可進行；逛書店與店員閒聊，打好關係，將佛經放店內寄售；與各種人等談佛論道；探訪監獄；探訪病者、孤寡，表面看，這些活動頗豐富，亦盡弘法功效。但如此單打獨鬥方式，不免孤掌難鳴，無法作大規模，更廣泛及深入的弘法。如這些「獨行俠」需要遠行或有其他事務佔據，便無法繼續他們的活動，遑論接班人的培養。

順帶一提，所有這些活動皆與時代、社會息息相關，例如印經，社會普遍接受佛教，亦欲多點了解，催生了印經的蓬勃；社會貧窮、老、病等苦者多，弘法者本於慈悲心，紛紛提供服務；當貓狗等寵物被棄養，佛教人士亦伸出同情之手；越南難民留港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當年亦有僧俗不約而同地各自往探訪，提供輔導。除此，也有主動探訪監獄，或是與社會無關的宗教活動，如講經、拜懺等，但這些活動不但撫慰著社會苦難者的心靈，間接造福社會，亦使正法傳持下去。

這些「獨行俠」當中，有一位德國籍法師——信光比丘，熱愛中國文化，本欲往北京修學，由於簽證問題，被迫留港，轉瞬數十年過去，老死香港。由於他初發心不在此地；語言不通；亦瞧不起忽視中國文化瑰寶的香港人，自然與當地人格格不入，成為「獨行俠」。除了他本身的德語、英語外，他更學曉梵文、巴利文、漢文、文言文，懂普通話，能聽懂粵語，晚年還學會越南語。留港數十年，他四處奔走，居無定所，卻自由自在地履行「獨行俠」的各種工作，他的多年探訪越南難民營工作，更為他集合了一大班越南信眾，保持恒久的友誼，直至晚年，病重，往生，均有這些信眾照顧，就是他往生後，這些信眾還為他成立了一所簡陋的「信光寺」，定期舉行活動，以資紀念。

有一位「獨行俠」，偶爾在計程車中，聽到電台廣播有大批流浪牛因耕地消失而被遺棄，慈悲心起，獨個兒跑往領養，出錢出力，如是工作數十年，大部份時間亦是單打獨鬥。考這位「獨行俠」亦曾探訪越南難民營多年，難民營問題解決後，他轉而收養流浪牛。

除了以上的「獨行俠」外，應該還有很多不為人知的「獨行俠」默默地為佛教燃點著他們的生命，他們的故事並不可歌可泣，可是卻充滿慈悲與可愛。

進入二十一世紀，再難看到這些清泉般的故事，因為社會已進入一個集體時代，佛教亦只能以團體運作，單打獨鬥式的「獨行俠」將成歷史。

壯志未酬 那羅

風雨長夜中
獨你振臂高呼
要作螳臂擋車
要殉國、殉教、殉命
為文化，為使命
作非暴力，作談判，作和解
以傳統、理性
固有的儒生精神
復興文化，復國

拒絕屈辱
拒絕奉迎
你要繼承古聖的風骨
你要作風中的明燈
以你的真知灼見
怨盡多少歷史的包袱
罵盡多少政客專家

多少你的門徒
願一生追隨
以你的夢想為己夢想
以你的偉業為己偉業
可是
你只有你
不讓他人成長
只能跟你的足跡

啊！你樣樣皆精
事事皆能
他們只是你的倒影
連神態舉措皆酷似
如果你是圓滿
如果……
那該多好

此外，
你可知道？
你破壞了多少人的關係
粉碎了多少人的美夢
他們多願追隨你
奮鬥一生
無懼風雨
無奈你多次轉向
拋棄初心
彷彿利欲薰心的商人

縱使你有再多的抱負
再偉大的遠景
亦只能如怨婦般抱怨
因你恃才傲物
看不到眾志成城的和樂
見不到因緣和合的成就

再多的努力
再大的夙願
也只能是
壯志未酬

他的一生

壯志未酬 浮浮生

靈堂上的橫額，大字寫著：壯志未酬。

年輕時候，他已胸懷大志，願佛教復興，願中國壯大，願中西學貫通，願中國文化綿延，願人類步向大同。

自小他已聰明伶俐，七歲能文，成績優異，辦事能力高，領悟力強，要學習什麼，很快便上手，即時應用，頭頭是道。一如一般年輕人心中的縈繞：如何出人頭地。原來他的因緣在學術上，在佛教中，這些皆是冷門，不吃香，難度高，甚至沒出息的選擇，可是在他來說，卻是一種挑戰，一種叛逆性的表現，為求徹底投入，他竟放棄一切，毅然到日本留學，當時日本是學術的重鎮，所有留學歸來的人，定能出人頭地。以他的聰明才智，專志投入，及鏗而不捨的精神，使他能於短時間內，學成歸來，雖有謠言說他尚未完成學業，取得認可資格，但未能掩蓋他歸來後的鋒芒畢露，各大學爭相徵聘，名成利就的未來，指日可待。莫料到只在大學待了數年，他竟按捺不住，放棄高薪厚職，自行創業，創立民間書院，靈感來自中國傳統的民間書院的貢獻，獨立特行，有別於傳統方式，另類教學，亦參考日本池田大作的另類文化教學組織，綜合教育、文化遊藝、講學、藝術、哲學等一體，另設認可資格，願為地區設一民間另類途徑，繼而擴及國內及世界各地，務求中西人類智慧發揮至極點。

創業初期，雖然遇到不少困難，可是憑著他全能的才幹，及切中時弊的言論，吸引了很多社會精英到來幫忙，在眾志成城的熱情下，倒樂也融融。組織急速壯大，很快有了自己的物業，會員眾多，課程連連，其間的奮鬥，付出之大，不能為外人道，雖多方奔走，尋求金錢及課程上的協助，可是被拒及奚落的挫敗，使他失去當初謙謙君子之風，甚至傳出他有緋聞及賬目不清的謠言，創會的基層會員紛紛離去，憑著他的學養，辯才，才智，很快吸引不少新人進來，可是亦很快離去，整個組織就憑他的個人魅力及才

能撐持下去。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只有發洩在政治及文化等埋怨中，終日連連慨嘆，幸而他仍未忘本心，努力營運，經過多年努力，總算站穩了腳步。

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遇到什麼領域皆能娓娓道來，頭頭是道，且有創新的角度及看法，還即時全力投入，拿學會的經費來說，從無到有，到自置物業，到開設分公司，及至海外辦事處，各職員的薪酬，大部份由他策劃，籌措，約見捐贈者，他皆認真而全面投入。因此，有謬讚他是成功的企業家，他也欣然接受。回想創業之初，屢遭排斥，奚落，反對，甚至責罵，到今天多方面開拓財源，輕易籌得巨款的能力，他自己也感到自豪。

能者多勞，背負沈重的包袱，一方面固然自豪，但另一方面亦為健康帶來警訊，無奈能者總放不下，不管是現實還是本人的執著，遇到工作還是全情投入，忘我，停不了，直至倒下。而身邊的無數讚嘆，使他更著了迷般不眠不休，撐持出席大場合，歡宴。只要病情稍有好轉，他便活力充沛般衝刺，直至倒下。

最後，他知道肉體抵受不了精神的無盡需索，將所有的工作放下，希望能度過難關，身邊各人的續命建議他全部接納，包括他以前不恥的方法，或是迷信的方法，皆來者不拒，為的是快點好過來，再戰沙場。此外，他最放不下的財富，被逼臨危授命，成立一個基金，當然以他的名字成立，將他的抱負、理想承傳下去。他要家人為他的理想繼續奮鬥下去，好好利用這些財富，而不是輕易獲得，做成揮霍，畢竟這些財富得來不易。

蓋棺論定，他的一生，有說是一言堂、主觀、獨裁，只是學界中的一點浪花；有說整個社會皆是庸碌之徒，而跟隨他的皆是眼高手低，空口白話之徒，如果他不獨裁，不主觀，如何實踐理想？如何領導這些烏合之眾？

但這些已成過去，他的一生亦已過去，他的壯志是否能夠延續，雖然已盡了力，亦是他的慧命。可是，已與他無關了。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法要

屬賓國三藏般若奉詔譯 寂慧

經題：大乘——以度他人為主要目標

理趣——實相

六波羅蜜多——六種實踐大乘菩薩的綱目。

六種修持大乘菩薩的綱目，圓滿實踐即成佛。

經目：全書分十卷十品，除六品六波羅蜜多品正行外，前加四品前行，使修持更廣大圓滿。卷一歸依三寶品，是每一種修持的開始及入門的必需，除了依靠三寶外，更是一種加持。

卷二(i)陀羅尼護持國界品。誦持陀羅尼(偈語)，以保國泰民安。

(ii)發菩提心品以利益眾生，修持大乘為己任。

卷三不退轉品敘述輪迴苦況，志求佛道，勇往直前而不退，前行先歸敬聖教，感恩聖教，繼而感恩國家，只有國泰民安，才能順利修持，再而是個人的發菩提心，志求佛道。最後是任重道遠的修持，如何能不退轉。

經釋：**歸依三寶品第一**，法會在王舍城竹林精舍，除賢聖眾外，尚有無數發菩提心者參與。

慈氏菩薩代流轉生死會眾啟請，咨問：1·一切有情云何發菩提心？2·求佛決定三無數劫無有疲倦？能發大心及長久心，是為甚難。

慈氏菩薩整理衣服，善調六根，身口意業皆寂靜，啟問如何圓滿修習以般若為母的六種波羅蜜多。

生死大海，諸難漂溺，何處是依怙？觀三界六道，無有堪能濟拔者。除佛法僧外，無有能救護者。欲求無上菩提者，應當歸依佛法僧。以是因緣，令諸有情歸佛法僧，因是大乘行。

慈氏啟問：1·云何名為佛法僧寶？2·云何歸依？

佛寶

佛寶有二種：1·佛身2·佛德

佛身者：如來十號，佛於無量劫修行六度萬行圓滿，成正覺，伏魔軍，獲一切智。佛德者：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三解脫門等。

佛與功德，不一不異。非相亦非無相，自性清淨，無染無著。如來三身，化諸有情，六道濟拔，種種善巧方便，無量無邊。當歸依清淨法身，即歸依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令諸眾生，歸佛法身，證涅槃樂。

法寶

言法寶者，有三種

1·涅槃甘露解脫，常樂我淨而為體性，能盡一切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當知第一法寶，即是摩訶般若解脫法身。

2·即戒定慧，諸妙功德，所謂三十七菩提分法。

3·過去諸佛所說正法，八萬四千諸妙法蘊，攝為五份，一素咀纜，二毗奈耶，三阿毘達磨，四般若波羅蜜多，五陀羅尼門

是三法寶，一切眾生應當歸依無為法寶，願令五道一切眾生，亦發是願，我今歸依。亦令有情安住於此功德法中，引至涅槃真實寶所。

僧寶

言僧寶者，亦有三種

1·第一義僧，所謂諸佛聖僧，如法而住，不可觀見，不可捉持，不可破壞，無能燒害，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良祐福田，無所受取，諸功德法，常不變易。

2·四向四果、三賢十聖

3·所謂苾芻必芻尼，受持禁戒，多聞智慧的福田僧。

當今歸依第一義諦無為僧寶。

一技傍身 提舍

從前，一些跑江湖人士以其特有技藝，穿洲過省表演，倒可以討到一些賞錢過活。可原來他們的技藝只有一兩套，很快便技窮。但別人不知道他們的技藝僅止於此。可見一些技藝，足以令人討到生活，終生受用。因此，有些讀書不成的孩子，父母乾脆讓他們學習一門工藝，得以傍身。

出家人雖然身份尊貴，但亦需要有一套特殊技藝，才能引導眾生，步上佛道。

那麼，法師需要一些什麼「技藝」「傍身」呢？

有兩種「技能」法師必需具備，方可達致傍身之用。一是基本佛學的認識，可以應付一般人對佛學的問題。這基本佛學，可涵蓋在心經內，因此，熟讀心經，熟解心經，基本上可應付教外人的問題，亦可以此教導他人。如果能進一步深造，在某些領域有專長更佳，更能穩固應付信眾及教導他們，如唯識方面，或中觀方面，或如來藏方面。如果在某方面專精，能滿足信眾，可以交代，若信眾要知道其他領域，可推介他往別處參學，亦算盡己之責。

二是要對多種修行功課有所認識，例如念佛、念咒等。六字大明咒或觀音聖號，可用在一般人上；藥師咒或藥師聖號；可用在有病的人上；彌陀咒或彌陀聖號，可用在老人上；大悲咒可用在精神有問題的人上。除此，尚有很多法門皆有對治作用，應多深入經藏，發掘不同的法門去對治眾生的煩惱。從實際、修行的角度去攝化眾生。

此外，要觀察眾生的根器，其煩惱所在，將他們分類，導之以法，安排恰當的功課，不急不緩，不多不少，假以時日，讓他們在修法上，日有以進。

一般信眾見到出家人，總想請教佛學上的疑難，及如何去修行，若能針對他們的需要，去幫助他們，總算盡了出家人的責任。可是，這觀眾生的根器，亦非容易之事情，但從經驗的累積中，熟能生巧，最後達到一技傍身。

編輯：菩薩藏編委會 發行：佛教慈悲服務中心 贈閱：佛哲書舍



中環 威靈頓街27號元益商業大廈四樓
電話：(852) 3421-2231

台北店：重慶南路1段61號6樓
電話：(02) 2370-4971

buddhist-bookshop.com

深水埗：白楊街30號地下
電話：(852) 2391-8143

澳門店：媽閣河邊新街302號豐順新村
第四座地下 H座
電話：(853) 2822-7044

1115, Cosmo Plaza
8788, McKim Way,
Richmond, B.C., V6X4E2
Canada
Tel: (1) 604-808-5082

元朗：泰祥街37號地下
電話：(852) 2479-5883